

帝都安巴爾，皇城寢宮。

這天睡前，兩人躺在床上聊天，艾黛爾賈特窩在貝雷絲懷裡，隨手把玩貝雷絲的髮梢。

貝雷絲一面輕撫她的後腦勺，一面用清冷悅耳的聲線，繼續把傭兵時代的經歷當成睡前故事說給她聽。

艾黛爾賈特對貝雷絲的過去一直抱持強烈興趣，無論是驚險刺激的任務或平凡無奇的日常，她都聽得津津有味。

「幾年後，我在大修道院任教，又遇上了『魔之山』傭兵團——妳還記得有一次，我找妳參加斧術大會嗎？」

「記得，一一八〇年角弓節，在訓練場舉辦的中級斧術大會，對手就叫『魔之山』。」
答完貝雷絲的問題，艾黛爾賈特好奇追問。

「說起來，妳明明對武人特別嚴格，很少能記住落敗者的名字，為什麼記得他們呢？」
「因為當年妳拿下了勝利。」

黑鷲級長奪得斧術大會冠軍，貝雷絲牢牢記住了她獲得榮譽的過程，包括對手的名字。
「對了，那天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聽得心口微癢，若無其事地轉開話題。

「妳來黑鷲教室邀我時，手上拿著情書，真是嚇了我一跳呢。」
「嚇了一跳？」

「嗯，妳不是會寫情書的人嘛，我以為有人寫情書給妳，擔心得冷汗直流。」
「……之前也說過，我只收過妳寫的生日祝福信。」

貝雷絲想起那封信裡，帝國皇女犀利中捎著莫名羞怯的獨特筆觸，不禁面露微笑。

「不許笑，那封信我可是重寫了好幾遍，禮物也和大家一起挑了很多天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將回憶中的苦惱流露在臉上，貝雷絲看見她的表情，忍不住笑出了聲音。

「都說不許笑了，艾斯納卿，妳又要抗旨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假裝惱怒，起身壓倒貝雷絲。

「呵呵……」

貝雷絲在她身下笑個不停，艾黛爾賈特實在沒辦法，無奈地欣賞她只對自己展現的笑容。看了這麼多年，始終沒有看夠，再一次看得入迷。

「艾爾。」

貝雷絲笑完，輕輕喚了一聲，兩人互相凝視，唇瓣再次重合。

「嗯……」

貝雷絲雙手來回撫摸她腰際，大腿抵上她秘部，緊貼柔肉磨擦了兩下，幅度相當輕微，卻讓她很有感覺，腿間沁出露水，稍微沾濕了貝雷絲的肌膚。

好舒服……

明明不久前盡情相愛過，弄得兩人重新洗浴完畢，準備再度就寢前，不得不先換掉床單，艾黛爾賈特在貝雷絲毫無節制的撩弄下，卻又渴望與她同歡了。

「妳先說完……剛才的故事……」

「我的級長拿下勝利，之後，我摸了摸她的頭——」

貝雷絲舉手準備示範時，艾黛爾賈特猛地扣住她雙手。

「我想要更好的獎勵。」

艾黛爾賈特語帶委屈，代替過去的自己，向她索取當年無法討要的戰利品。

貝雷絲深深凝視著艾黛爾賈特，湊近她耳旁，輕聲吐出只屬於她的愛語。

艾黛爾賈特邊聽邊揚起唇角，開心地笑了起來。

兩人再次相擁纏綿，同赴巔峰。

平躺在床上上的貝雷絲面色潮紅、汗流浹背，在艾黛爾賈特眼中依然是她高貴聖潔的女神，而此時佔據貝雷絲的她就是瀆神的信徒，在貝雷絲的縱容與寵愛下，隨心所欲地褻瀆她——

「我愛妳，艾爾。」

貝雷絲心甘情願被她困在身下，全身散發著令她移不開視線的美麗光芒。

「……貝雷絲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挺身迎受貝雷絲給予的快樂，低頭與她交換急促的呼吸，只覺得越來越愛貝雷絲，願意親手奉獻一切美好事物。

光是想像結合後必須面臨的短暫分離，都會寂寞得掉下眼淚。

艾黛爾賈特眼角含淚，不由自主地伏在貝雷絲身上，黏她黏得更緊了。

「貝雷絲、貝雷絲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持續呻吟心愛之人的名字，虔誠地親吻起她的耳畔。

「我愛妳……」

這源源不絕的愛意，如何才能全數傳遞？無論傾注多少遍，都不及心中積累的萬分之一。

艾黛爾賈特再度著迷地親吻貝雷絲，兩人一同沉醉於愛吻中，再一次掀起巨浪，感受互相佔有的滿足，同步鳴響了直達靈魂的激烈歡愉。

而後，潮起潮落。

情意綿綿的水聲、喘息和愛語在房中黏膩交錯，循環往復，迴響不止。

隔日午後，皇城政務廳。

兩人在庭園裡用過貝雷絲準備的午膳，去看了看練兵場接受菲力克斯嚴格劍術訓練的未來皇帝，再一同返回政務室。

艾黛爾賈特坐下準備繼續處理公務，忽然注意到桌上有一封信。

信封上寫著「給艾爾」，是貝雷絲的字跡，艾黛爾賈特拿出信紙，往旁邊偷瞄一眼，貝雷絲相隔兩步站在窗側，左手輕輕搭著劍鞘，一如既往地專注於護衛工作。

艾黛爾賈特唇角微揚，愉快地展信細讀。

如她所料，這是貝雷絲寫給她的情書，一筆一畫飽含愛意，字裡行間滿溢熱情，艾黛爾賈特越看越害臊，讀完放下信，悄悄往臉上一摸，果然羞到發燙。

「……艾斯納卿，妳過來一下。」

艾黛爾賈特捂著臉低喚一聲，貝雷絲立刻應聲走來。

她只踏出一步，艾黛爾賈特便急忙起身上前擁住她，連剩下的一步都不願多等。

「那封情書，妳什麼時候寫的？」

艾黛爾賈特邊問邊抱緊貝雷絲，輕輕將她按到窗邊，偶然望見庭園花園的康乃馨——

貝雷絲親手栽下的，色彩排列完全投她所好，為了討伴侶歡心，貝雷絲無所不用其極。

貝雷絲一臉若無其事，順手撫摸艾黛爾賈特的頭髮，回答：「昨晚，妳睡著之後。」

艾黛爾賈特忍不住湊上去親吻她的臉頰，邊吻邊在她耳畔發出輕笑。

「是因為我睡前說妳『不是會寫情書的人』？」

「嗯。」熱氣燎紅貝雷絲的耳朵，她穩穩回抱艾黛爾賈特，偷看一眼小書房。

「昨晚被我說過，隔天馬上改進，妳對自己要求還是這麼高呢，老師。」

「不是『老師』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『貝雷絲老師』不會寫情書，也不懂得回應妳。」

貝雷絲緩緩抬起臉，左手撫上艾黛爾賈特的臉頰，用拇指描了描她的唇形。

「只有我會，只有我懂，而且，沒有人比我更愛妳——」

說到這裡，貝雷絲吻上她的唇角。

「所以，妳以後不要叫『老師』，叫我就好了。」

「貝雷絲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紅著臉凝視貝雷絲，心想貝雷絲是被她傳染了，連「過去的自己」都嫉妒嗎？

不過，追根究底，真正的原因是艾黛爾賈特頻繁提起「貝雷絲老師」。

若兩人立場對換，貝雷絲經常表現出更喜歡「黑鷲級長」的樣子，她也……

嗯？等等……

「貝雷絲，我記得，妳很喜歡看我穿士官學校的制服呢。」

艾黛爾賈特突然想起來，微微眯起眼睛，對貝雷絲投去危險的目光。

「原因是什麼，可以告訴我嗎？」

「可以。」

貝雷絲點點頭，不慌不忙地道出實情。

「因為，我每次幫妳脫掉制服的時候，妳的反應都會特別害羞，真的是……好可愛。」

「!?」

「而且，妳穿什麼我都喜歡，」貝雷絲邊說邊笑，繼續吐露真心。「就算不穿，我也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臉色紅到不能再紅，猛然捂住貝雷絲的雙唇。

「妳真是……好不正經。」

話音剛落，貝雷絲輕笑一聲，右手伸向她皇服背後，沿著心形輪廓撩弄裸露的光潔背脊。手指在她柔軟微熱的肌膚上，溫柔地勾勒著對她的愛意。

艾黛爾賈特被摸得漸漸無力，一放下手，貝雷絲立刻吻上她額前，追問：「妳不喜歡嗎？」

「喜歡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老老實實回答，將臉頰埋進貝雷絲散發好聞氣味的頸側，伸舌舔了一口。

「我好喜歡妳，貝雷絲。」

貝雷絲遭受她言語與動作的雙重夾擊，不由得臉紅心跳。

而艾黛爾賈特彷彿陷入情潮中，反覆呢喃著「愛妳」、「好愛妳」，在她脖子上又舔又親。

「……」

窗外天色亮得晃眼，貝雷絲的眸光卻漸漸幽暗下來。

艾黛爾賈特乘勝追擊地在她脖子上重重一吸，柔聲詢問。

「午睡時間……還沒有到嗎？」

「到了。」

貝雷絲立刻抱起艾黛爾賈特，步伐沉穩地走進了小書房。

不久，隱約傳出情響的門扉外，悄悄多出一道咒術屏障，完美封住房裡的聲音。

政務室復歸沉寂。

一封情書靜靜躺在辦公桌上。

清麗典雅的字跡，在信末落下了唯有艾黛爾賈特能夠一見、滿懷愛意的署名。